

## 台灣文獻整理

## 臺灣清領時期文學批評史相關文獻拾零

## --吳子光〈與陳瘦嵐論古文書〉考釋\*

顧敏耀\*\*

## 【作者】

吳子光(1819~1883)，字芸閣，號鐵梅老人，生於中國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市)，1842年來臺定居淡水廳苗栗堡銅鑼灣(今苗栗銅鑼)，築「雙峰草堂」，課徒為生。1848年補臺灣府學廩生，1865年中舉。1870年協助編修《淡水廳志》。1877年應聘主講文英書院(位於今臺中神岡)，門下桃李爭妍，傑出弟子有丘逢甲等。著有《一肚皮集》、《小草拾遺》、《三長贅筆》、《經餘雜錄》、《芸閣山人集》等。其詩作散佚不少，目前僅存約八十首，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散文方面，因其博覽群籍，行文之際，頗好使用典故，同時也表現出開放的心胸、寬廣的眼界以及進步的思想等特質，是臺灣清領時期頗具代表性的在地作家。

## 【提要】

本文選自《吳子光全書》中的《一肚皮集·卷三·書》，亦見於《全臺文·第十冊》。作者在這篇寫給陳瘦嵐的信中，論述了他對於古文創作之看法。全文略可分為八段，藉古論今，條理分明。從本文可以看出吳子光對於古代散文名家風格與長處的充分掌握，而且能夠運用批判性與創造性思考，不願侷限在傳統古文之窠臼，博採各家之長而自出機杼，獨抒己見<sup>1</sup>，許多觀點仍值得今人參考。

關於臺灣文學批評發展史，目前所見之文獻彙編或相關論述大多聚焦於日治以及戰後迄今的新文學方面，譬如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李瑞騰主編《臺灣文學30年菁英選6：評論30家》(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古繼堂《臺灣新文學理論批評史》(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9)等皆然，關於臺灣清領時期之文學批評史／文學思想史／文學理論發展史，似乎目前尚未受到較多的關

\* 惠蒙本刊匿名審查委員提供諸多寶貴意見，獲益良多，謹致謝忱。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博士

<sup>1</sup> 譬如文中有云：「昔先正論古文，不能入辭賦語、理障語、釋老語、詼諧語，又謂文中數為典，文章一阨，賈山涉獵、義山瀨祭是也。然選例昉於《昭明》，已合辭賦為一國；史自《晉書》而下，尤多儷語，使援此例繩之，則人得以清真藉口，轉為枵腹一流，導之先路，文日趨于平弱矣。」

注，其實吳子光此篇便是關於此一主題之重要史料文獻。

吳子光於其《一肚皮集·卷一·總論》卷末也附有〈論文〉共八則，對於「引古必用原文」、「禪語不宜入文」、「理障語不宜入文」、「諧語不宜入文」、「辭賦語不宜入文」等前人說法提出批判，在《卷二·書》則有〈答客問〉長文，《卷三·書》除了有本文之外亦有另一篇〈與陳瘦嵐論時文書〉，對於個人的文學觀與創作歷程皆有詳細論述，可與本文互相參證。

### 【原文】

此上浣<sup>1</sup>八日，邸<sup>2</sup>中晤張童子，袖出吾兄華翰<sup>3</sup>，為莊誦<sup>4</sup>再三，盛稱山人之文不置<sup>5</sup>，謂僻處海滢<sup>6</sup>，雖有歐、蘇、曾、王<sup>7</sup>之才，難邀<sup>8</sup>知己，可惜，且將各大家<sup>9</sup>源流，剖晰<sup>10</sup>分明，示之以得所從入之處云云。嘻<sup>11</sup>！過矣！何有大能謙至此！或如子贛問樂師乙<sup>12</sup>，裨謀於野則獲<sup>13</sup>事例乎？

夫文別于今之謂古，古文不可以形貌襲<sup>14</sup>，不可以氣力爭，即博極群書、冠絕時流<sup>15</sup>，無才識<sup>16</sup>以為之主，亦僅作考據一家，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蓋此中有根器<sup>17</sup>焉，有學力<sup>18</sup>焉。山人自勺象<sup>19</sup>時，即以古文為性命，日肆力<sup>20</sup>於諸大家之文。久之，稍有窺見<sup>21</sup>處，又久之，稍有會通<sup>22</sup>處，始悟所謂慧業文人<sup>23</sup>者，其聰明非猶夫人<sup>24</sup>之聰明也。夙根定自三生<sup>25</sup>，更有學問以匡其不逮<sup>26</sup>，天工與人事並臻極至<sup>27</sup>，此其所以傳也。

時文有起承開闔、賓主嚮背法門<sup>28</sup>，絲毫逾越<sup>29</sup>不得。若古文則家數微別<sup>30</sup>，擲筆空中，如鯤鵬翻風跋浪<sup>31</sup>，水擊三千里<sup>32</sup>，虛<sup>33</sup>行絕迹，令人捉捕不住。此豈可倖<sup>34</sup>而致哉？良<sup>35</sup>由根柢深厚，心靈筆健，才足以舉之，氣足以運之，故有此超詣<sup>36</sup>爾。

論文始劉勰《文心雕龍》及陸機〈文賦〉<sup>37</sup>，然已染六朝<sup>38</sup>習氣。古人為文最刻苦，史稱王維構思，走入醋甕，觀韓〈答李翊書〉、柳〈與韋中立論師道書〉、老蘇〈上歐陽少師書〉<sup>39</sup>便見大概。今人天分低拙，又乘以輕心昏氣<sup>40</sup>，如莊子所謂鹵莽滅裂<sup>41</sup>者，文學因之以不競<sup>42</sup>，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間嘗竊取諸家之意以立言<sup>43</sup>：論辨宜拗折<sup>44</sup>，忌晦悶<sup>45</sup>，當師蘇氏<sup>46</sup>；記序宜道勁<sup>47</sup>，忌繁冗<sup>48</sup>，當師柳與王<sup>49</sup>；碑銘紀傳宜端莊流麗，忌平庸膚廓<sup>50</sup>，當師韓與歐<sup>51</sup>；書志不拘一格<sup>52</sup>，其達于意理而止，當師南豐<sup>53</sup>。八家<sup>54</sup>有無數佳文，在人深思而自得<sup>55</sup>之耳。

又八家前則漢有董醇賈茂<sup>56</sup>，後則元有范、楊、虞、揭<sup>57</sup>，明則有劉、宋、歸、唐<sup>58</sup>、吳梅村、徐天池<sup>59</sup>諸家，本朝又有朱竹垞、毛西河、陳星齋、杭大宗、袁簡齋<sup>60</sup>諸家，俱間氣所鍾<sup>61</sup>，為韓、柳、歐、蘇畏友<sup>62</sup>，卓然文苑傳<sup>63</sup>

中人物也，亦何代無人才乎？

昔先正<sup>64</sup>論古文，不能入辭賦語、理障語<sup>65</sup>、釋老語<sup>66</sup>、詼諧語，又謂文中數為典<sup>67</sup>，文章一阨<sup>68</sup>，賈山涉獵<sup>69</sup>、義山獺祭<sup>70</sup>是也。然選例昉於《昭明》<sup>71</sup>，已合辭賦為一國；史自《晉書》<sup>72</sup>而下，尤多儷語<sup>73</sup>，使援此例繩之<sup>74</sup>，則人得以清真<sup>75</sup>藉口，轉為枵腹<sup>76</sup>一流，導之先路<sup>77</sup>，文日趨于平弱<sup>78</sup>矣。近因八股盛行，致古文命脈僅存一線，賴有爾<sup>79</sup>我輩起，而樹文壇赤幟<sup>80</sup>，茫茫宇內<sup>81</sup>，更何處覓讀書真種子<sup>82</sup>耶？

總之，文無定體，最惡剿說<sup>83</sup>雷同，平行<sup>84</sup>散漫，言之無味，聽者倦勤<sup>85</sup>，類陳氏子頭觸屏風<sup>86</sup>氣慨，吾甯<sup>87</sup>死不願子弟有此風也。思之望之，盧循遺劉裕以益智粽，則劉裕報以續命湯<sup>88</sup>可耳。

### 【考釋】

1. [上浣]：古代每十日一休沐，故稱每月初一至初十為「上浣」。
2. [邸]：旅社。
3. [袖出吾兄華翰]：袖出，把東西從衣袖裡拿出來。吾兄，指陳瘦嵐。華翰，尊稱他人來信。
4. [莊誦]：恭敬的誦讀。
5. [盛稱山人之文不置]：盛稱，極力稱讚。山人，指吳子光自己，號芸閣山人。不置，不停。
6. [海澨]：海濱。澨，音尸、，水邊。
7. [歐、蘇、曾、王]：中國北宋著名的四位古文家，歐陽修(1007~1073)、蘇軾(1036~1101)、曾鞏(1019~1083)、王安石(1021~1086)。
8. [邀]：求取。
9. [大家]：著名的專家。
10. [剖晰]：分析、辨明，同「剖析」。
11. [嘻]：表示感嘆之語氣詞。
12. [子贛問樂師乙]：子贛即子貢(520 B. C~?)，姓端木，名賜，孔子高徒。師乙，名為「乙」之樂師。子貢曾經請教樂師乙說：「我有聽說，什麼人就要唱什麼歌。那麼，對我來講，該唱什麼歌才好呢？」樂師乙詳細予以回答。典出《禮記·樂記》(原文為：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
13. [裨諶謀於野則獲]：鄭國大夫裨諶(音夕一、夕夕)有個特點，若與他在空曠的郊外商討問題，就能想出正確的答案，若在嘈雜的城市討論，則

往往失策，因此，宰相子產要與他商討國事時，就特別跟他一起乘車到野外去，事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原文為：「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以上這兩則典故都有謙沖為懷、不恥下問之意。

14. [襲]：因循、模仿。
15. [時流]：當時一般的人。
16. [才識]：才能與識別力。
17. [根器]：人的秉賦、氣質。
18. [學力]：學識所達到的程度。
19. [勺象]：舞勺與舞象，指十三至十五歲左右之年紀。語本《禮記·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鄭玄注：「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勺，音ㄕㄨㄛˊ。
20. [肆力]：盡力。
21. [窺見]：指窺得其中門徑。
22. [會通]：融會貫通。
23. [慧業文人]：指生生世世累積智慧之文人。劉宋時期的太守孟顛崇信佛教，謝靈運卻很瞧不起他，曾說：「開悟得道需要『慧業文人』，你生天應該在我之前，不過，成佛必在我之後。」事見《宋書·謝靈運傳》(原文為：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慧業，智慧之夙業。
24. [夫人]：眾人、一般人。
25. [夙根定自三生]：夙根，前世的慧根。三生，過去、現在、未來三世。
26. [匡其不逮]：對於達不到的地方給予糾正或幫助。匡，糾正。逮，達到。
27. [天工與人事並臻極至]：天工，天分。人事，指後天的學習。臻，音ㄓㄣˊ，達到。
28. [時文有起承開闔、賓主嚮背法門]：時文，八股文。起承開闔，即「起承轉合」，指文章之結構為開頭、承接、分開與結論。賓主嚮背，文章之內容的支線、主線、正面與背面。嚮，同「向」。
29. [逾越]：超過、違背。
30. [家數微別]：家數，學術或技藝等的傳承家法。微別，差別極小。
31. [如鯤鵬翻風跋浪]：鯤鵬，由大魚變化而成的大鳥。鯤，大魚。鵬，大鳥。典出《莊子·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

- 雲。」翻風，乘風飛翔。跋浪，踏著浪潮前進。跋，音ㄅㄚˋ，踏。
- 32.〔水擊三千里〕：指鵬鳥在水面上飛翔，前進了三千里那麼遠。語本《莊子·逍遙遊》：「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
- 33.〔虛〕：虛空、空中。
- 34.〔倖〕：僥倖。
- 35.〔良〕：確實、果然。
- 36.〔超詣〕：高超玄妙。
- 37.〔劉勰《文心雕龍》及陸機〈文賦〉〕：兩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著作。劉勰(?~473)，字彥和，東莞(今江蘇武進)人。早年家貧，依僧人僧祐研習佛教經論，晚年出家，法號慧地，著《文心雕龍》五十篇，分論文章之體制及文學源流、原理、批評方法等。陸機(261~303)，字士衡，吳郡華亭(今江蘇松江)人。祖父陸遜、父親陸抗皆為吳國名將。吳國被晉朝併吞之後，與弟陸雲至洛陽，文名大噪，時稱為「二陸」。著有《陸平原集》。其〈文賦〉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文獻。
- 38.〔六朝〕：即吳國、東晉和南北朝的宋、齊、梁、陳，即西元 229~589 年，因相繼建都於建康(今南京)，故合而稱之。
- 39.〔韓〈答李翊書〉、柳〈與韋中立論師道書〉、老蘇〈上歐陽少師書〉〕：三篇論述散文創作理論的文章。〈答李翊書〉為唐朝韓愈(768~824)撰，文中認為寫作必須循序漸進，厚積薄發。〈與韋中立論師道書〉一般作〈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唐朝柳宗元(773~819)撰，主要闡發「文以明道」之文學主張。〈上歐陽少師書〉一般作〈上歐陽內翰書〉，宋朝蘇洵(1009~1066)撰，文中由個人經驗出發，認為寫作應該廣泛閱讀借鑑，將前人優秀作品化為己用。
- 40.〔乘以輕心昏氣〕：乘，交錯著出現。輕心，掉以輕心、不夠用心。昏氣，頭腦昏沉、不願深思。
- 41.〔鹵莽滅裂〕：形容做事情草率粗疏。典出《莊子·則陽》：「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 42.〔不競〕：不強、不振。
- 43.〔間嘗竊取諸家之意以立言〕：間，音ㄐㄧㄢˋ，偶爾、空閒時。嘗，曾經。竊取，此指私自匯集。立言，完成理論。
- 44.〔拗折〕：曲折。拗，音ㄛˋ，折彎。
- 45.〔晦悶〕：晦澀沉悶。
- 46.〔蘇氏〕：指三蘇父子，蘇洵、蘇軾、蘇轍。

- 47.〔遒勁〕：強勁有力。遒，音く一ヌノ，雄健有力。
- 48.〔繁冗〕：繁雜冗長。
- 49.〔柳與王〕：柳宗元與王安石。
- 50.〔膚廓〕：言詞空泛而不切實際。
- 51.〔韓與歐〕：韓愈與歐陽修。
- 52.〔不拘一格〕：不侷限於某一種形式或標準。
- 53.〔南豐〕：指曾鞏，因出身建昌南豐(今江西南豐)，故稱。
- 54.〔八家〕：唐宋古文八大家，即前文提及之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此並稱出自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
- 55.〔得〕：領悟、領會。
- 56.〔董醇賈茂〕：中國西漢的兩位散文家，董仲舒有深厚的經學素養，旁徵博引，溫文儒雅，故稱「董醇」；賈誼則文采華美，激切雄肆，故稱「賈茂」。
- 57.〔范、楊、虞、揭〕：元朝的四位文學家，范梈(1272～1330)、楊載(1271～1323)、虞集(1271～1348)、揭傒斯(1274～1344)，人稱「元詩四家」。
- 58.〔劉、宋、歸、唐〕：明朝的四位散文家，劉基(1311～1375)、宋濂(1310～1381)、歸有光(1507～1571)、唐順之(1507～1560)。
- 59.〔吳梅村、徐天池〕：晚明兩位著名文學家。吳梅村，即吳偉業(1609～1672)，字駿公，號梅村，江蘇太倉人，與錢謙益、龔鼎孳並稱「江左三大家」。徐天池，即徐渭(1521～1593)，字文清，後改字文長，別號青藤、天池、田水月等，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兼擅詩畫，著有《徐文長全集》。
- 60.〔朱竹垞、毛西河、陳星齋、杭大宗、袁簡齋〕：清代五位文學家，即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垞)、毛奇齡(1623～1716，字大可，號西河)、陳兆崙(1700～1771，字星齋，號句山)、杭世駿(1695～1772，字大宗，號堇浦)、袁枚(1716～1797，字子才，號簡齋)。
- 61.〔間氣所鍾〕：天地之間的靈氣聚集而成。間氣，靈氣，又作「閒氣」、「閑氣」，中國古代認為「正氣為帝，間氣為臣」。鍾，積聚。
- 62.〔畏友〕：學識或品德十分傑出，可彼此砥礪而令人敬畏的朋友。
- 63.〔文苑傳〕：紀傳體史書之中專記文學家的章節，最早見於范曄《後漢書》。
- 64.〔先正〕：猶言「先嚴」，稱自己已經過世的父親。吳子光父親為吳纘謨，字遠生，晚號守堂，廣東梅州人，例監生，卒於臺灣。吳子光撰有〈先考守堂公家傳〉，收錄於《一肚皮集·卷四·傳》。
- 65.〔理障語〕：陷於說理而缺少情趣之文辭。

- 66.〔釋老語〕：佛道用語。釋老，釋迦牟尼(566~486 B.C)與老子(姓李名耳，？~？)，分別被佛教與道教推為創教始祖，此代稱佛教與道教。
- 67.〔數為典〕：數，音尸又丕、，屢次。典，典故。
- 68.〔阨〕：音ㄉㄞˋ，通「厄」，災厄、困厄。
- 69.〔賈山涉獵〕：賈山(？~？)，西漢文帝時文人，擅長寫作議論文，《漢書·賈山傳》稱其「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涉獵，粗略的看過而不深入鑽研。
- 70.〔義山獺祭〕：李商隱寫文章的時候喜歡用典故，參考的眾多書籍排列在座位旁，很像水獺抓到魚之後排列在岸上的樣子。見宋代吳炯《五總志》：「唐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史，鱗次堆集左右，時謂為獺祭魚。」獺，音ㄉㄞˋ，指水獺，哺乳動物，腳短，趾間有蹼，擅長捕魚。
- 71.〔選例昉於《昭明》〕：選，詩文選本。昉，音ㄉㄞˋ，開始。昭明，指《昭明文選》，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501~531)編，共卅卷，卅八類，七百餘篇，為中國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
- 72.〔《晉書》〕：中國廿四部「正史」之一，唐代房玄齡、褚遂良等奉敕撰，共一〇三卷，包括本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
- 73.〔儷語〕：對偶的文句。儷，音ㄌㄞˋ，對偶。
- 74.〔援此例繩之〕：援，引用。繩，約束。
- 75.〔清真〕：純潔樸素。
- 76.〔枵腹〕：空腹，指腹中空疏無學。枵，音ㄒㄩㄛ，空虛。
- 77.〔導之先路〕：帶路。語本屈原《離騷》：「乘騏驎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
- 78.〔平弱〕：形容文章平淡而無骨力。
- 79.〔爾〕：你，指陳瘦嵐。
- 80.〔赤幟〕：紅旗，比喻榜樣、模範。
- 81.〔茫茫宇內〕：茫茫，廣大無邊的樣子。宇內，天下。
- 82.〔讀書真種子〕：真正有學問的才子。典出《明史·方孝孺傳》：「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 83.〔剿說〕：抄襲別人的言論。剿，音ㄉㄞˋ，同「勦」，抄襲。語本《禮記·曲禮上》：「毋勦說，毋雷同。」
- 84.〔平衍〕：平坦寬闊，形容文章平鋪直敘，缺少曲折變化。
- 85.〔倦勤〕：本指官員厭倦辦事而想要辭職，此單指厭倦之意。
- 86.〔陳氏子頭觸屏風〕：形容老生常談之讓人厭倦。西漢陳萬年有一次臥病在

床，把兒子找來訓誡處世之道，喋喋不休，時至半夜，其子忍不住打瞌睡，頭撞屏風。典出班固《漢書·列傳·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87.〔甯〕：通「寧」，寧願、寧可。

88.〔盧循遺劉裕以益智粽，則劉裕報以續命湯〕：典出《藝文類聚》卷八七引《三十六國春秋》：「(晉)安帝元年，盧循為廣州刺史，循遺裕益智粽，裕乃答以續命湯。」益智粽，用益智子混合米飯做成的粽子。續命湯，可以延續性命之湯藥。盧循以此諷刺劉裕無智，劉裕則反唇相譏盧循恐怕命不長久。吳子光此處則是用以譬喻自己啟迪家中子弟之智慧，並期望子弟們能夠延續古文之命脈。

### 【散繹】

在某個月八日，我在旅社裡跟姓張的童子見面，他由衣袖裡拿出您寫來的信。我恭敬的前前後後讀了好幾遍，信裡一再稱讚我的文筆，說我身處於邊疆海島，雖然有歐陽修、蘇東坡、曾鞏、王安石那樣的才華，也找不到知己，非常可惜。信中同時還把古文大家的源流都剖析得非常清楚，讓人知道進入古文的門徑。啊，真是愧不敢當，我哪裡有這麼大的才能，您又何必這麼謙虛呢？你來問我事情，就像孔子高足子貢跟樂師乙討論音樂，或者像鄭國的賢大夫子產到野外去跟裨諶討論政事那般吧？

文章不同於現今流行的八股文，才能叫作「古文」，古文不能夠從字面上去模仿，也不能一意強求，即使讀了很多書，非常傑出的文士，如果沒有才學與眼光作為主宰，也只能成為考據學家，跟我所說的古文創作一點關係都沒有。其實寫作古文，既需要天分，也需要後天的努力學習。我從少年時候開始，就把古文寫作當作一生的志業，每天都盡力研讀每位古文名家的作品，時間一久，稍微能抓到要領，再久一點，則能融會貫通，終於領悟到所謂「慧業文人」的聰明才智與一般人大不相同，既有上輩子累積的智慧，更有後天的學習以補其不足，先天與後天都達到極致，寫出來的文章才能流傳後世。

八股文有「開頭、承接、轉開、收束」以及「配角、主角、正面、背面」的寫作手法，一點都不能違背，至於古文則每位名家寫作手法之差別甚小，都像是把筆丟到空中揮灑那般，又如大鵬鳥乘風踏浪，拍擊水面而前進三千里，沒有留下任何蹤跡，讓人無法追尋，這種境界豈能僥倖達到呢？實在是來自於深厚的學術積累，內心靈敏，筆力雄健，有才學作為支撐，又有氣勢來推動，才能有這麼高超的造詣。

評論散文從劉勰的《文心雕龍》與陸機的〈文賦〉開始，但是他們已經染



上了六朝注重詞藻華美的習氣，古人寫文章非常刻苦，史書上記載王維在構思的時候，不小心踏入醋甕之中，還有韓愈〈答李翊書〉、柳宗元〈與韋中立論師道書〉、蘇洵〈上歐陽少師書〉都對這個主題有所論述。目前有的人天賦已經很低，又粗心大意，不肯用心學習，就像莊子所形容的做事粗疏草率那般，文學創作的水準因此無法提振，這並非一朝一夕造成的。

我曾經抽空彙輯各個古文家的意見，建立寫作的規則：論辯類的文章應該要曲折，不要晦澀難懂或枯燥乏味，這方面可以學習三蘇；記序類的文章要簡潔有力，不可拖泥帶水，這個可以學習柳宗元與王安石；碑記與紀傳類作品應該要端莊典雅、順暢華美，切忌平庸膚淺，這就需要學習韓愈與歐陽修；書信文與記敘文則可不拘固定形式，惟求能把意思與道理完全表達出來才停止，這就要學習曾鞏。古文八大家都有數不完的好文章，只要人們用心閱讀思考便能領會。

在這古文八大家之前，還有漢朝的董仲舒與賈誼，之後則有元朝的范梈、楊載、虞集、揭傒斯，明朝的劉基、宋濂、歸有光、唐順之、吳偉業、徐渭，還有清朝的朱彝尊、毛奇齡、陳兆侖、杭世駿、袁枚等人，皆為天地間的靈氣所塑造而成，足以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東坡分庭抗禮，卓然有成，皆屬〈文苑傳〉中的人物。由此可見，哪一個朝代會沒有人才呢？

我的父親曾經認為古文不能摻雜辭賦用語、理學用語、佛道語以及玩笑話，又說文中放了太多典故，會造成損害，就像漢朝的賈山與唐朝的李商隱。然而，《昭明文選》雖說是「文」選，不過也將辭賦放進來；正史從《晉書》之後，對偶的句子尤其多，如果援引這個規則來限制，則人們便能用純正樸素作為藉口，轉而成為空洞無物，一意追尋這樣的目標，則文章當然就越來越平淡無味了。近年來因為八股文很盛行，導致古文的命脈只剩下細微的一線，正要靠我們起來振興，豎立文壇的模範。在這廣大的世間，還要去哪裡找真正有才識的讀書人呢？

總之，寫作古文並沒有一定的體裁，最讓人討厭的就是抄襲模仿、平鋪直敘、言之無味，讓讀者感到厭倦，就像陳萬年教訓兒子反而讓他兒子聽到打瞌睡撞到屏風那樣，我寧死都不願意子弟們的寫作染上這種風格。我對於子弟們的期盼，就像歷史上盧循送給劉裕「益智粽」而劉裕用「續命湯」回報那般，希望我的教導足以使子弟們「益智」，他們本身也努力學習而讓古文得以「續命」。

### 【延伸閱讀】

1. 莫渝、王幼華，《苗栗縣文學史》，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
2. 施懿琳，《國民文選·傳統漢文卷》，臺北：玉山社，2004。
3. 田啟文，《臺灣古典散文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6。